

天 性 FANXING

周建新◎著

矿难背后隐藏的层层黑幕

政府官员远程遥控，坐收渔翁之利

物欲面前人性的贪婪与阴暗

一部畸形时期的暴富史，

一部矿山发展的血泪史。

一桩惨绝人寰的矿难，

对人类疯狂地掠夺资源敲响了警钟。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天 性

周建新◎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性/周建新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
2009. 8

ISBN 978 - 7 - 81139 - 719 - 2

I. 天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5488 号

天 性
TIAN XING
周建新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8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7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1139 - 719 - 2/1 · 076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cpsup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cpep@public.bta.net.cn zbs@c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第一章 财富 /1

一个无意间的发现，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大门，也打开了魔瓶，放出了魔鬼。财富，让一颗心萌动，让一个沉寂的山村改变了轨迹。于是，就有了一个关于黑色黄金——钼的传说。

第二章 福兮祸兮 /21

财富是人类的追求，也是人类的祸水，它可以改变人生，它可以左右爱恨情仇。当冒血的眼睛凝视这个名词时，原本简单的世界会变得无限复杂。而难以改变的，只有人类真挚的爱情。

第三章 赎 /41

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错误，也没有绝对的正确。当错误发生的时候，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救赎，证明错误不再是错误。当然，救赎的本身，有可能就是用错误掩盖错误。于是，人们就糊涂了，不知道什么是正确。

第四章 肥硕的乳猪 /57

乳猪是小猪，小猪也是利益，怎么分配利益，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共同的难题。当利益平衡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也平衡了。但是，地球是圆的，所有的平衡都是暂时的。

第五章 新娘 /75

谁是你的新娘，谁是你的新郎，谁是你的父兄，这也许是伴随你一生最持久的人，也许是你一生最无奈的人，也许是你一生无法选择的人。于是，人生就有了啼笑皆非，就有了无法避免的伤害。

第六章 无产富豪 /89

钱是什么？钱就是纸！纸是什么？纸还是纸！当钱无法让你的前途畅通的时候，你可以让钱化为乌有。这个字的意义不在于你的拥有，而在于拥有对这个字的支配权——那就是权力。

第七章 身后的辉煌 /117

你信不信，财富可以让你一夜疯狂，财富可以移山填海，财富可以让山村变为城镇，财富可以让你扶摇直上，也可以让情感移位。可是，当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它只是一堆粪土，所有的喧嚣只属于活着的人。

第八章 第一滴血 /141

我们都在说，地球是人类的，地球是我的，我不存在了，地球的存在与不存在就没有意义了。于是，我们开始掠夺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掠夺属于别人的财富；于是，就有了冲突，有了流血。

第九章 软弱 /161

谁也不要说谁坚强，是人都有软肋，说你坚强，是因为你善于掩盖。你的软弱哪怕是头公牛，只要让狮子看出你的破绽，不管有多少财富保驾，也会被啃食干净。财富，让人分裂成两个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鬼。

第十章 豪赌 /181

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，就是攻击敌人的弱点。最有效的攻击，就是让敌人自己犯错误；最智慧的办法，就是顺其自然的诱导。岳山丘找到了最智慧的办法，贪婪和嗜赌是冯旺龙的软肋，也是男人的大敌。

第十一章 新钼矿 /197

谁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发现是有限的。请不要用理论束缚我们的手脚，请不要用有限来束缚财税的增长，更不要说这是吃祖宗饭，却断子孙路。人类总有新发现。

第十二章 官司 /217

你有你的打法，我有我的打法，所有的打法都在攻打一个目标。你有你的道行，我有我的道行，谁的道行高低，不在一时一事。当所有的矛盾都激化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场官司便成了集结点。

第十三章 野杏的眼睛 /235

谁说老天不开眼，只因未到开眼时。人类把所有的事情弄得无比复杂，苍天却用简单的警告，终止一切。大雨滂沱，大雨滂沱，苍老的野杏树用毁灭发出谏语。

第十四章 无言的结局 /263

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是结束。然而，就像昼夜交替，结束成了新一轮的开始。人间没有绝对的开始，也没有绝对的结束。历经沧桑，我们故事结束的时候，另一个故事也许正在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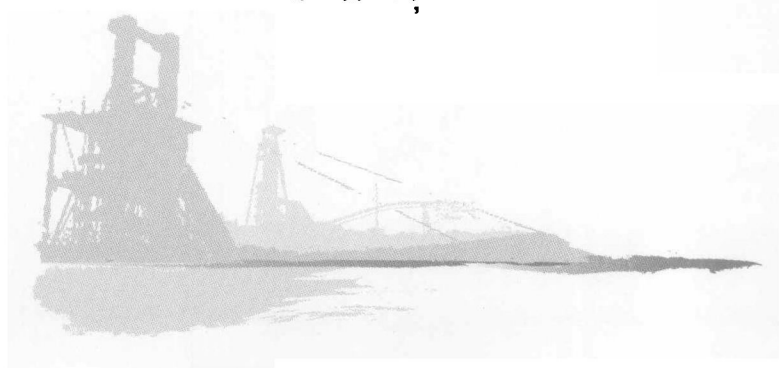
天性

TIANXING

第一章

财富

一个无意间的发现，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大门，也打开了魔瓶，放出了魔鬼。财富，让一颗心萌动，让一个沉寂的山村改变了轨迹。于是，就有了一个关于黑色黄金——钼的传说。



那时候，财富对于岳山丘来说，还很遥远，他不过是个纯正的果农，最大的奢望是水果换成钱，不再积压。他并不知道，他开辟山洞的突发奇想，会让财富与他近在咫尺。

抱着凿岩机，忍受着震耳的轰鸣，岳山丘孜孜不倦地开岩凿石。山洞打进几十米深了，洞外阳光的威力，钻到洞里已衰弱得所剩无几，必须借助白炽灯，才能看清身旁的岩石。

整座西山，是岳山丘承包的果园，苦心经营了好几年，岳山丘终于把西山变成了花果山。然而，果实满山遍野成熟时，收购商却不来了，一多半的果实挂在树上，岳山丘好生心疼。

拥有恒温的储备大库，是岳山丘必须的选择，也是唯一抵抗风险的办法。所以，天气一转暖，岳山丘喊来好哥们儿梁满仓和冯瘪谷，找来几个身强体壮的外地力工，在西山的崖壁上开凿一个冬暖夏凉的山洞，好让堆积如山的水果安然越冬。

岳山丘的腹部用力地抵着凿岩机，一寸一寸地吞噬着岩石，等待钻进适当的深度，好装药放炮，拓宽山洞。奇迹就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，骤然而至，钻头突然失去岩石的坚强抵抗，凿岩机软塌塌地陷了进去，岳山丘猝不及防，向前趔趄了好几步，差点儿摔倒。

立住脚步，扶稳凿岩机，岳山丘挠着脑袋，心头浮上疑团。怪了，山里怎会有软如泥土的石头？这个疑问一闪即逝，岳山丘才不管打到了什么，总比这硬啃强，他便重新抱起凿岩机，一通钻下去，把那片岩石打成了马蜂窝。

盯着马蜂窝，寻找着细小的裂纹，把撬棍扎进去，岳山丘和他的伙伴梁满仓、冯瘪谷轮番用大锤猛击撬棍的另一端。岩石的缝隙一点一点被挤开了，整体的岩石被撬成了七零八落的岩块。三个人的力量聚在一根撬棍，将那些活动了的岩石，一块块地剥离出来。



大约天黑的时候，半米厚的岩石被彻底撬开，一层黑亮的岩体却横陈在他们眼前。岳山丘拿过撬棍，对准一个钻孔，奋力地捅进去。他没有感受到撬棍敲击岩石惯有的震颤，也没有听到铿锵有力的声响，他真切的感受是，像扎进了棉花堆里，软塌塌地分解着他的力量。

横着推动一下撬棍，岳山丘看到，一块拳头般大小的岩石，棉花糖一样，黏黏地从岩体上分离出来，落地无声地滚到石头上。真他妈的怪了，石头撞石头，没有声儿。岳山丘心里嘀咕一句，随手捡起那块岩石。

托在掌上，沉甸甸的，拢在手心，软绵绵的，搓在指间，油腻腻的，比铁还沉，像泥一样软，凉冰冰的，坠着心。这他妈的是啥东西？岳山丘心里问着，捏着这块石头，走到白炽灯下。他看到，石头上面，银亮亮地生着一层鱼鳞片儿。刮鱼鳞一样，岳山丘刮去一层，下面又是生出了一层，刮也刮不净。显然这已经不能称其为石头了，是一种岳山丘从没见过，更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

岳山丘将它抛在地上，那东西像他小时候摔的泥娃娃，没声没响老老实实地摊成一堆儿。伸手再去捡的时候，已经捡不起来了，几乎成了一堆粉末。捡出一片完整的鱼鳞片儿，拿过一张纸片，岳山丘在上面划着自己的名字，待到抖落掉多余的粉末，上面留下了一行浅黑的文字。眼前，这东西不是铅，还会是什么？

“我们挖到铅了！”岳山丘高呼着。

夜风清爽，却吹不散岳山丘身体里鼓胀出来的热量，他想狂呼，他想大笑，可他什么都不能做，不管心里怎么热，他必须冷静处理一切。

俯首向山下看去，村落里一排一排的灯光，亮如繁星，岳山丘觉得，每一颗星都是不平凡的星，一旦西山出矿的事儿泄了密，每一颗星都可能是射向他的冷箭。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，走到村西空旷的荒草甸子，走到那株苍老的野杏树旁，岳山丘的脚步停了下来。

告诉你，我挖到铅了。岳山丘心里说。野杏树黑黢黢的树干无动于衷，叶片像潮水涌动一般，“扑簌簌”地响过一阵，他不知道野杏树是

否听懂了他的心声。

刚刚迈进自己家的院里，岳山丘便唤出了姐夫，搂着姐夫李开元的肩头，神秘地从怀里掏出块矿石，递给姐夫，悄声说：“我挖出铅了。”

姐夫是军转干部，在部队走南闯北，如今又在乡里的派出所当所长，见多识广，挖出了铅矿，他需要让姐夫给支支招儿。

李开元接过矿石，认真地瞅着，又在手里反复掂量着，最后摇摇头：“好像不是铅，铅没有它亮，也没有它沉。”

岳山丘剜了眼姐夫：“不是铅，难道是铜啊。”

“是不是铅，你得找个让我信服的办法。”

“好，我把它烧化了，看你还信不信。”

“别费那个劲儿了，不管是啥，咱山上有这东西，都是宝。”

岳山丘来了犟劲儿，找来一只破铁锅，在院里架上了木柴，点着了火，把那块矿石放了进去。烧了半个时辰，锅烧红了，那块黑灰色的矿石只是散了，散成了黄色的粉末，没像岳山丘预想的那样，烧成铅水。

真他妈的怪了，这铅咋这么禁烧？岳山丘心里嘀咕着。他鼓动着双腮，吹旺火，高低要把锅里的粉末烧成水儿。可是锅里的那些黄粉末无动于衷地望着他，懒懒地不见一丝动静。实验是在锅底被烧化的时候结束的。

火熄灭后，岳山丘用铁钩子勾出那块还在发红的、混有黄色粉末的铁疙瘩，滚入凉水中浸泡了一会儿，他才敢用手去抓。要知道，岳山丘的手是练过功夫的，他信手拈来这么一抓，居然没能抓起来。他加了一把力气，才将铁疙瘩抓到手。他觉得，那块铁像是被人施了魔法，沉得让他无法相信。

把铁疙瘩扔到地上，岳山丘找来一个大铁锤，他要砸开它，看一看里面包着啥猫儿腻。一连砸了十几下，铁疙瘩压碎石头，被砸进了地里，拿铁锹挖出来一看，完好无损。真他妈的怪了，铜墙铁壁也禁不住大锤这么砸，它咋就没事儿呢？

将铁疙瘩垫在更大的一块石头上，岳山丘还要抡锤，李开元拍了下岳山丘的肩膀：“别折腾了，你姐怀孕了，肚子怕震，改天去一趟省城，找个明白人鉴定一下不就完事了吗？”





抱着铁疙瘩，回到屋里，灯光下，岳山丘看到，铁疙瘩变了颜色，不再是黑黢黢的，而是布满了一层银白色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姐夫，我输了，这东西，肯定比铅还珍贵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岳山丘赶了趟露水集，买光了集上所有装过尿素或是二铵的编织袋，装了整整一马车。这些袋子都是从美国来的，结实着呢，岳山丘就用这些袋子装他说不出名字的矿石。

回到西山，早晨的阳光，随着岳山丘的身影，跟了上来。梁满仓已经来到了山上，正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。往日的这个时辰，他们正在凿岩放炮，今天，没有可凿的岩石，他们不知该忙些啥。

打发走了送货的车老板，岳山丘挥了挥手，几个人抱着编织袋，走向山洞。

“今天的活儿该咋干？”梁满仓问。

岳山丘没有回答，走到山洞的尽头，操起凿岩机，向着那片亮晶晶的岩体打过去。凿岩机强大的动力似乎大材小用了，打一个岩孔，才几秒钟。梁满仓操起一只长铁钎，示意一个力工用锤砸，几锤下去，同样能打出个像凿岩机钻出的岩孔。

才几分钟，就完成了从前几个小时的凿岩量，他们填好了炸药雷管，点燃了导火索，躲到洞外。不多久，他们听到了以前从未听过的爆炸声，那声音像远方的闷雷，滚滚而来，他们只感到震颤，却没听到震耳的脆响。

等震颤过后，他们赶回洞口，全都傻了眼。泛着油光乌黑的粉末，正像海潮一样，从洞里涌过来，直到快要涌出洞口，才停下来。

岳山丘拿过一把铁锹，像挖沙子一般，从里面翻挖着，找出了十几块完整的矿石，装进一只编织袋中。他站起身，左手揽着梁满仓，右手抚着冯瘪谷，说：“我要去趟省城，家里的事儿，我拜托你们俩了。”

“咱们是铁杆的兄弟，有啥话，说吧。”

岳山丘的手在梁满仓的肩上重重地按了下，他说：“从现在起，谁都不许回家，谁都不许多说一句话，洞里出来的，不论是铅粉，还是别的粉，都往编织袋里装，装好了，藏在山洞里，不能让任何外人看到。

满仓大哥，这件事儿，我交给你办。另外，千万千万注意安全，哪怕活儿不干，也不能有人受伤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梁满仓说。

岳山丘的脸转向了冯瘪谷：“瘪谷大哥，你就负责大家的伙食，大家愿意吃啥，你就买啥，别舍不得花钱，这山洞里的东西，是花不完的钱。买东西，要到陌生的地方买，不许多嘴，更不能让村里人知道。你要是走漏了风声，我的巴掌饶不了你，让你下半辈子吃啥都不香，记住了没有？”

冯瘪谷拍着胸脯说：“山丘，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人，不听你的，我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”

岳山丘环视一眼大家，拎起那条装有矿石的编织袋，大步向山下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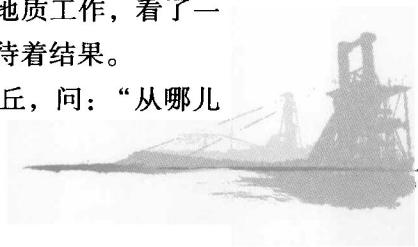
烈日照耀着大地。阳光下，苍老的野杏树的躯干显得更加丑陋了，新发的枝条少得如同谢顶的脑袋。一群麻雀扎向野杏树，叽叽喳喳地闹着，炫耀着白亮亮的胸毛，栖在上面，快乐地追逐。岳山丘就在这一时刻，走过野杏树，走出村子，走向了充满希望的省城。

那间屋子，是地质研究所最僻静、最昏暗的办公室，即使中午，也需亮灯。岳山丘费尽周折，才找到这里，也找到那位名叫裴鸿儒的工程师。岳山丘将那几块矿石摆到办公桌上时，裴工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惊奇，俯身过去，盯着矿石，眼珠都快瞪出眼眶了。那副宽大的近视镜，紧张地悬在他的脸上，两只镜片像透明的玻璃碟子，时刻准备接住裴工瞪掉的眼珠。

几块黑黝黝闪着银亮的矿石，在裴工手掌中上下左右反复地掂量着，那种珍爱，那种喜欢，无法掩饰。他看了个通透，还是看不够，还左手拿起放大镜，右手握着小镊子，一毫一厘地往下看，那份认真劲儿，好似老娘给闺女一针一线地做嫁妆。

裴工的举动代替了所有的语言，人家搞了一辈子地质工作，看了一辈子矿石，普通的矿石绝不会这么吸引他，岳山丘等待着结果。

裴工终于直起身，眼睛依旧睁得很大，盯着岳山丘，问：“从哪儿





找到的？”

“您先告诉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岳山丘急于得到答案。

裴工的目光从岳山丘的脸上收回来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辽西走廊。”说着，裴工把一张地质地图摊在地上，蹲下身子，用铅笔在上面点来点去。岳山丘看到，裴工手中的铅笔，始终没离开努努鲁儿山，最终，他把笔尖定在了野杏村。

裴工抬起头，紧紧地盯着岳山丘的眼睛，坚定地说：“矿石在这儿。”

岳山丘的心抖了一下，这个老头真是神了，竟然一口咬定矿石就在野杏村。岳山丘稳了稳自己的神情，他不想让别人也知道这个秘密，矢口否认了裴工的判断。

“你这个小伙子，不诚实。”裴工的表情宽松了许多，露出了隐藏不住的怡然自得，眼睛望着窗外，接着说，“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这是科学，科学是掺不了半点假的。”

岳山丘知道无法瞒住裴工，便说：“您什么都知道了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”

裴工拍了拍自己的秃脑门，笑了下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一高兴，就忘了，这是钼精矿，纯度达到了百分之五十，比浮选出来的钼精砂的品位还要高，世界上还没有发现纯度如此之高的天然纯矿。”

“木精，木精是什么东西？木头成精了，变成了矿石？”岳山丘问。

裴工笑出了声，知道岳山丘对钼的知识一无所知，便从笔筒中抽出一支笔，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符号“Mo”，又在符号旁写了个汉字“钼”。

“哦，这字儿念钼，钼有什么用途？”岳山丘说。

裴工恢复了学者的派头，背着手，踱着步，像教小学生一样教着岳山丘：“钼是地球上稀有的矿藏，是钢铁的味素，加入了它，能增加钢铁的硬度、韧性和耐磨性。钼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质，广泛用在军事工业上，枪管和炮膛里的来复线，都是加了钼的钢铁造成的，没有钼，枪管炮筒打红了就得弯下去，报废了。生产不锈钢，没有钼更不行，它能让钢板更薄、更韧，更能抗氧化。冶金工业、化学工业、汽车工业、航天

航空工业，甚至农业都需要钼来做添加剂。钼被人称为黑色黄金，是很珍贵的矿产资源。”

裴工说完，岳山丘就又问了一句：“钼是黑色黄金，是不是和黄金的价格差不多？”

“这是比喻而已，钼精矿是论吨卖的，黄金是论克卖的。”

在学者面前，岳山丘不得不变得虔诚起来，他说：“我弄不明白，您怎么看得那么准，知道矿石来自我们野杏村，教教我好吗？”

裴工把眼光投向了远方，他说：“我很早以前就提出过新生代山系旁的丘陵，会形成矿带的设想，你们那儿的努努鲁儿山就是新生代的山脉。我根据造山运动时，地壳用力的方向和岩浆的挤压方式，推测出一些贵重金属的矿脉会在你们那儿形成。可是一些专家认为，石英石中不可能伴生贵重金属，否定了我。今天，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，你用事实证明了 my 理论，我要写论文，重新阐明我的观点，我要凭这篇论文，拿到国家科技进步奖。”

面对裴工这番慷慨陈词，岳山丘听得晕晕乎乎的。不过，有一点岳山丘一点也没晕，既然是稀有金属，肯定有很多地方需要，他希望裴工能给自己推荐一个买主。于是，他便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裴工。

裴工打量一番岳山丘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私自开采矿产资源是违法的。”

“上山打石头，碰出个几千斤，总不能当成烂石头扔了吧。”岳山丘说。

“孩子，你这几块矿石，成全了我的理论，而那几千斤够你活上十几年了，卖掉算了，不能接着往下挖了，让人知道了，会下大狱的。”

“看把您吓得，我听您的。”

裴工拿出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大大咧咧地写着“潘大天”，底下一行小字，写的是一个旅馆的名称和房间号。

“你找他去吧，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地址，他为了买钼精，快急疯了。”

拐弯抹角地穿过许多街巷，岳山丘才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找到那个破旧的旅馆。登上楼，推开纸条上写着的那个房间的门，岳山丘看到，





屋里的被褥扔得乱七八糟，一个男人倚在床上，正在吞云吐雾，电视机很躁地转播着一场拳击比赛。

那个人用沙哑的嗓子回答岳山丘的询问：“我就是潘大天。”

“裴工让我找你，我那儿有钼精。”岳山丘说。

潘大天甩掉了手中的烟，从床上蹦下来。

岳山丘愣住了，潘大天的神情既是喜出望外，又是狂放无比，他一时搞不清楚，这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“钼精在哪儿？我的厂子断炊一个月了，我马上跟你提货。”

“急什么。”岳山丘稳稳地坐下来，他必须摸准潘大天的来龙去脉，“你是哪儿的，要钼精做什么？”

潘大天连珠炮一般，将自己的一切全射给了岳山丘。他说他是吉林钼钨加工厂的厂长，他们厂包括他在内，全是刑满释放人员，前几年市里照顾他们，让大黑山钼矿给他们调拨原料，现在，人家不给了。这样，他才来到辽宁，找到裴工，辽宁的几个钼矿，都是裴工帮助勘测的，凭裴工一句话，赏也能赏他给几十吨。可是，裴工这个老家伙不识抬举，说这些是国家稀有资源，不允许民间经营。不吓唬这老家伙一下，他不可能出手相帮的。

看到潘大天一副无赖的样子，还有这鸡窝一样乱的房间，听到他手下还有一群刑满释放人员，岳山丘已经心生厌恶，转身就走。

潘大天身手敏捷地跳过来，拦在岳山丘的前面，瞪大充血的眼睛，直视着岳山丘：“哥们儿，听我把话说完。”

“想要动手吗？告诉你，你敢动裴工一根汗毛，我就揪掉你的脑袋。”

“哥们儿，你误会了。”

“帮助你的人，你都敢威胁，我不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。”

岳山丘伸手想要推开潘大天，没想到，竟然没推动。再去用力推的时候，潘大天扎开了马步，两个人的胳膊架在了一起，谁也不肯示弱。僵持了半个钟头，两个人都大汗淋漓。

“兄弟，功夫不浅啊。”潘大天首先示弱了。

岳山丘感觉得出，潘大天有意让了自己，心里不由敬佩起了对方的

功夫，打消了立即走开的念头。潘大天把双手背到后面，说：“兄弟，你把我捆上。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到裴工那儿磕头认罪，裴工不饶我，铝精我也不要了。”

岳山丘怔了下，心想，这小子倒是个讲义气的人，反倒端详起了潘大天。

潘大天突然跪在岳山丘的面前，眼里含着热泪：“哥们儿，我养的这群人是洪水猛兽，我的厂子是关着他们的牢笼，断了原料，厂子就得停产，他们还得流落到社会上为非作歹，我这是为一方安定，才急得啥也不顾了。”

岳山丘释然了，拉起了潘大天，说：“你我都是爽快人，谁也不拘那个小礼节，用不着找裴工道歉，跟我走吧。”

潘大天露出了喜色，他说：“兄弟，你也是个仗义的人，咱们结拜为把兄弟，你看咋样？”

岳山丘没有表态，只是说了句：“事儿上见。”

临出门的时候，潘大天拍了下脑门儿，自责地说：“你瞧瞧我的臭脑袋，兄弟，说了半天话，我忘问了，你叫啥名儿？”

岳山丘哈哈大笑起来，提高了嗓门说：“我姓岳，岳飞的岳，把我的姓拆开，就是我的名，我叫岳山丘。”

坐了小半天的火车，岳山丘和潘大天来到了无虑县，刚出车站，潘大天急不可待地奔向货运市场，雇了两辆载重十吨的大货车，直奔野杏村。该说的话，两人在省城都倾吐了出来，岳山丘知道了潘大天因为打抱不平入的狱，潘大天也知道了岳山丘的恩恩怨怨和起起伏伏。一路上，两个人谁也不说话，他们都非常谨慎，恐怕一高兴说走了嘴，把山里的秘密泄露出来。

两辆卡车都是进口的柴油车，司机都是愣小伙，车开得像飞一样，无论前面的车多快，只要咬到了哪辆车的尾巴，用不了几分钟，准超过。不知不觉地，开下了柏油路，开上了通向野杏村的土路，道路虽然不再平坦，车速却没减多少，怒吼着直奔野杏村。离村不远的地方，岳

